



蔡月賓

阿麗仔

得獎感言

這篇作品寫的是一段予歲月慢慢仔𦵇走，毋過猶原留佇人心內的故事。對我來講，書寫毋但是記錄，嘛是慢慢理解過去佻家己的過程。

感謝評審的鼓勵，嘛感謝一路陪我行佇台語路途的老師佻有志。我會繼續用文字，記錄生活中遐看起來平凡，毋過值得予人會記得的代誌。



阿麗仔

這站仔，一直夢見一間青色的廟寺，霧霧霧霧看袂清楚伊的全形，都毋是厚譴損的人，就無去顫悶著。

尾仔轉去庄跤，才聽著阿娘講阿麗仔個阿母個外月前過身的代誌。

阿娘講一个咧欲八十歲的老歲仔，逐工透早去田裡薅菜，縛予一把一把，騎鐵馬勻勻仔碇去兩三公里遠的市區，跔佇朋友店面的亭仔跤，加減喝加減賣。有一工騎佇臺十九線的大路，邊仔拄好有大台貨櫃車掃過，年歲有矣，手扞仔掠無在，一下失覺察，煞人佢車反落去貨櫃車的輪仔跤；遮爾拈拾的人，煞無一个大葩尾，予人聽著心酸酸。

講著阿麗仔個阿母，予我對阿麗仔的虧欠嘛綴咧浮出來！

阿麗仔是我國校同學，阮兩個仝鄰，學校散學了後，阮會佇庄頭四界做伙耍。阿麗仔個阿母誠嚴格，規定伊逐工下晡四點就愛轉去到厝；阿麗仔乖閣聽話，平常時仔誠認真讀冊，閣會鬥煮飯、款內底。

啊若我就像一隻野馬，無一時仔定著，阿媽逐暗欲揣我的時，攏沿路共人學講「阮阿賓仔，毋知閣走去佢位咧弄畚箕！天欲暗矣，猶毋知通轉來厝。」

是講我是愛耍，嘛是勢讀冊，考試定定提頭名，予阿麗仔對我有小可仔欣羨；我捌眊過阿麗仔的冊桌頂有一張圖卡，寫講考試一定欲贏過我，原來伊一直共我當做挑戰的目標。

我嘛定定和阿麗仔冤家，毋過攏是我起無空先開喙去共伊；我罵四五句話，阿麗仔嘛才應一句爾爾，雖罔伊無啥欲應話，毋過就是揣有伴答喙鼓，予我心內偷偷仔歡喜。

有一改佇學校，阮兩個閩冤家相罵，我喙裡應無話，煞學查埔囡仔對阿麗仔喝「恁娘哩咧！」閩學人激一个聳鬚的面腔，阿麗仔聽著隨吼出來；我掠準伊會去共老師投，驚一下差一點仔險厓屎，規節課無法度注神，等到下課矣，阿麗仔覆佇桌仔頂，我煞毋知欲按怎安慰伊，嘛毋知通會失禮。

彼幾工，伊無閩佢同學講話、坦坦，干焦恬恬仔一个人坐佇伊的位，我愈想愈驚，愈看愈毋是勢，袂輸是透風落雨進前的恬靜，予我顛倒起煩惱。因為若是予阮阿爸知影我一个查某囡仔按呢瞞人，一定共我罰跪，閩擲竹仔猝。

繼落來彼幾工，我不止仔覘鬚，嘛毋敢和同學有衝突抑是冤家，對同學是蓋好禮。

兩禮拜過去矣，阿麗仔來揣我講話，我規个心攏清爽起來，袂輸一粒大石頭落去。毋過佇放學的路隊裡，我閩開始佢人冤袂煞，鬪洗、唱聲，連彼「痾婆，破媯」盡出，相罵無揀喙，定定是頭仔興興做伙耍，耍甲相諍，尾仔煞起呸面，相拍相冤起來。

庄校學校囡仔無啥活動，變無魍就規工坦坦佢冤家。四年仔矣，逐家的心智敢若閩是三年仔，逐工照冤，干焦阿麗仔較定著。毋過聽同學講，阿麗仔定定寫日記共老師投我傷囂俳，不時攏咧欺負個遐的人，共我譬相甲敢若我是學校的惡霸。

我聽著隨起狂，佢兩三个姊妹仔伴去問阿麗仔敢真正有這號代誌，我聳勢kiâ-kiâ，兩蕊目睷gîn-ònn-ònn，阿麗仔略仔膽膽諍講：「哪有這號代誌，今仔我嘛定定佢罵來罵去，哪有可能去做抓耙仔？都無咧予人笑死講！啊都拄好我的日記無紮來，無就予佢看！」逐家聽聽咧，感覺有理就煞煞去矣。

彼工下晡咧欲放學矣，拄好阿麗仔去便所，伊的冊包猶未收好，我影著日記就現現囡佇冊包的上頭前，我雄雄起大膽提起來掀；夭壽喔！差不多逐篇攏有我的名，原來新老師來了後，阿麗仔真少佢阮冤家，伊是咧倚懸山看馬相踢，才閣共同學冤家的代誌報予老師知。

我知影代誌大條矣，若予阿爸知影就袂直矣！繼落來彼幾工，我攏恬恬無閣佢同學冤家，喺裡嘛無遐相罵的歹聽話，漸漸感覺心閒喺清。

雖罔煩惱老師佢阿爸的處罰，喺嘛較恬矣，毋過，因為我對阿麗仔按呢，別人嘛偷偷仔開始學我對阿麗仔無尊重。

半冬、一冬就這按呢過去，真緊就到五年仔，歹代誌做傷濟，心內誠稀微，看著別人咧對阿麗仔的聳勢，我開始感覺逐工按呢冤，有夠見笑的。敢若無我咧揀跋反，做歹耒頭，逐家就誠好鬥陣，嘛會感受同窗的好情誼。

逐家袂閣冤家矣，散學佇路隊裡，是那行那討論田裡的作物，閣那開講滾耍笑、嘛會分享厝裡大大細細的趣味代。

欲升六年仔進前，阿麗仔會主動佢阮講伊的一寡想法，親像老師上課講著的歷史佢地理彼寡較深的話題；彼時陣才感覺阿麗仔是一个會思考有想法、恬靜閣有氣質的囡仔姊。

以早阮查某囡仔定定冤家，查埔囡仔驚掃著風颳尾，散學了後緊旋去山崙仔耍，佢會招招咧做伙去灌杜伯仔，炆番薯，較乖的，就轉去厝讀冊寫宿題。

六年仔，查某囡仔無咧冤矣，阮這班的查埔囡仔會揣查某囡仔開講，有的會激五仁、變猴弄，刁工放予恂恂，共查某囡仔弄甲笑哈哈；若無就展風神，講一寡生物抑物理的智識、講科幻的小說，予查某囡仔聽甲耳仔覆覆覆。

這冬，拄好庄裡的公厝起好，公厝埕誠闊，查埔囡仔會約阮幾個查某囡仔佇暗頓食飽去公厝坦坦；彼个年代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逐家分甲真清楚，連牽手嘛毋敢，逐家歹勢歹勢，毋知欲耍啥，就那覷相揣那開講來準過去。

讀國中矣，干焦我和另外一个查埔同學讀私校，其他的同學攏是讀縣立國中。國中二年開始，我攏會佇歇暝日招同學做伙開講，這改佇阮兜，後改換別人兜，逐家罕得見面，同窗的感情愈來愈好。

彼冬拄好是三年一擺的西港割香，因為庄裡有公厝矣，就成做是繞境的香路，藝閣伶陣頭會來公厝參拜表演，阮逐家就約佇公厝埕做伙看鬧熱；鼓仔聲錚錚叫、炮仔聲pit-piak叫，阮逐家掩耳空，掩彼分親像初戀的歹勢，逐家大聲咧問好、開講，喝甲嚨喉攏無聲。

國中三年仔，我欲準備聯考，有的同學準備揣頭路，逐家就無閣相揣，這條牽絀絀的線就聊聊仔冗去矣！

阿麗仔較捷揣我，共我講伊高職出業了後的人生規畫，伊閣講參加救國團的活動熟似一个真貼心的查埔囡仔。高中彼幾冬，阮兩個是誠真心的知己。

高中畢業，我到臺北讀三專，恰阿麗仔做護士愛輪班的時間袂拄好，歇暍時仔就誠少搪著，後來阮兩個就寫批來聯絡。

阿麗仔換工課，阿麗仔有查埔朋友，阿麗仔咧熱戀，阿麗仔幸福快樂。

專三咧欲畢業的時陣，也就是鳳凰花開的季節，我嘛無閒咧揣頭路，雄雄收著表姊的批，表姊講阿麗仔佇一個月進前，毋知帶著啥物病，醫生嘛揣無病頭，自身體開始無爽快到第五工，就規个身軀反烏闇大力挽脈，喙裡一直吐白沫，欲過身進前，伊家己一直捏額仔頸，一直生狂咧喝咻，伊的嚨喉敢若予索仔縛紮，喝袂出聲。

表姊講庄裡的老大人臆阿麗仔定定暗時九點外才下班，攏家己一个騎外環道，大路邊有一跡的塚仔埔，可能阿麗仔八字傷輕，予歹物仔綴著，才會連醫生嘛診斷袂出來。

表姊閣講阿麗仔是猶未出嫁的查某囡仔，照風俗，阿麗仔的遺體干焦會當囡仔菜堂；聽講伊的後事誠清彩，身軀頂穿的是菜姑咧穿的殯色的衫。個厝裡的人無想欲講傷濟，逐家體諒個的艱苦，毋敢去攪擾；阮遮同窗嘛無法度去送阿麗仔。

我知影阿麗仔是一个足惜面皮、足細膩的查某囡仔，遮潦草的後事一定予伊足大的遺憾。

阿麗仔的人生注欲精彩，煞雄雄毋知對佢位去；想著阿麗仔伊這個恬靜、優雅的青春少女，就親像一幅無聲無說的圖，園佇我的心肝頭。

專科畢業食頭路，做會計、代理老師，搪著同事攏咧興坐禪念佛食齋，個招我去佛堂參加讀冊會和共修的活動。幾冬後，沓沓仔佇經文裡，看著國校的時陣，我咧欺壓阿麗仔的畫面。

囡仔時代，我一直共對阿麗仔的聳鬚，當做是囡仔咧冤家，冤家當做迢迢、好耍，冤了就好，好閣冤，冤袂煞；大漢想起來，是阿麗仔有量「歹話雙頭瞞，好話雙頭傳」，無欲佱我計較，煞予我對伊軟塗深掘。

做老師教冊了後，心內真清楚，國校仔我是咧霸凌阿麗仔，彼時陣若有老師抑是序大人教示，無的確就有覺悟？以早的老師較重成績，凡勢是老師無想著講我是一個遮壓霸的學生。

阿爸平常時仔足注重我的品行，便若學校老師投的，抑是厝邊頭尾來講的，阿爸毋但處罰閣會講道理予我聽，獨獨伊毋知影我欺壓阿麗仔這項代誌。

定定咧大悲懺法會的時，當初我遐酷刑的畫面一頁一頁掀過；經文一句一句咧念，淚珠一滴一滴咧流；一場閣一場法會咧懺悔、一擺閣一擺咧迴向；卸我遐毋知通得衰的見笑代、表達我對阿麗仔的虧欠。

兩冬後，一个暗暝，我看著阿麗仔身軀後壁有一个青面獠牙的魔神仔，伊共阿麗仔的額仔頸捏牢咧，共阿麗仔規个人掠懸，阿麗仔艱苦甲規个面反烏，兩肢絞綴咧直直滾躑，伊兩肢手想欲扳開魔神仔的手，煞愈出力愈艱苦，我聽袂著阿麗仔的聲，干焦綴咧吼、喝救人，就是無法度鬥相共，雄雄

一蕊蓮花出現，我大聲喊「阿麗仔，莫驚，念佛號，阿麗仔，莫驚，念佛號，綴我念阿彌陀佛，咱做伙來念阿彌陀佛……」毋知念幾回，我看著彼个魔神仔親像勻勻仔散去的霧，阿麗仔杳杳仔墜落來塗跤；伊的面白恂恂、穿彼櫟櫟、皺皺陪色的衫，離我愈來愈遠，愈來愈遠，這個時陣，我佇夢中精神過來。

其實佇專科讀冊，就捌想過家己的毋著，卻是牽拖無機會通共阿麗仔會失禮，就是彼當陣無開喙去講，這個虧欠就一直囤佇心肝底，無法度通準煞。

隔冬，佇我參加禪七的第二暗，我跏趺坐禪，阿麗仔就倚佇我邊仔，我講「阿麗仔，綴我來靜坐念佛，這間廟寺的環境真好，定定有法會和共修活動，是一個修行的好所在！」我閣係阿麗仔佇廟寺的四箍圍仔蹺蹺行行咧。

禪七的上尾暗，阿麗仔佇離我三公尺遠的所在，穿一領烏色的海青，頭髮梳著誠整潔閣縛一个髻，面對我，手指一間予霧罩牢的廟寺，彼敢若是伊過身了去的菜堂；一霎仔久，伊聊聊仔越轉身行去，伊那行那越頭看我，伊孤單的身影，輕聲安穩的跏步，親像一個修行人，阮兩個愈來愈遠，伊自伊行去，毋知欲行對佗位去，我綴佇伊的後壁行，行到伊過身暫滯的信和寺，行出我的夢中。

自從彼暗了後，就毋捌閣夢過阿麗仔；閣是工課無閒，拄著仔，才會想著伊，就佇咧心內恬恬仔祝福伊。

轉去故鄉一逝路長艱艱，若空車就加誠忝頭。我晏嫁慢生，身體閣荏，有含囡仔，就慣勢守佇厝裡貧情出門。三冬一擺的割香，陣頭鬧熱蹺庄頭，

我上加是佇阮兜的埕斗看看的爾，罕得到公厝看陣頭表演；閣是久無佢同學聯絡，驚仔擔著顛倒生份嘛毋知欲講啥。

彼冬割香，拄生第二胎，阿娘講庄裡倩一團鼓花陣，弄甲誠心適，吩咐我著愛去看，伊會共我鬥騙囡仔。拄到公厝，就看著阿麗仔個阿母對人縫襖出來共我攞手，那行那對我遮來。伊牽我的手，輕輕仔撫咧掌咧，講：「幾若冬無看著你矣呢！啊阮阿麗仔若莫無去，十幾冬矣，這馬嘛應該佢你全款結婚生囡矣！」阿麗仔個阿母頓頭講咧煞喉凍起來。

「啊你是攏無咧食hioh，無，哪會瘦甲按呢生？這馬含囡仔，就愛加較照顧家己！」阿麗仔個阿母笑笑仔那講那吩咐。

阮兩個兩雙手握絀絀有一睷仔，尾仔，伊那拭目屎那講：「我這馬攏家己罔罔仔種菜，透早挽挽薙薙咧，一把一把縛予好，騎鐵馬載去菜市仔加減仔賣，過了嘛清清矣，閣會得過啦！」

我捌聽阿麗仔講，個兩個兄哥大伊較濟歲，攏真閉思閣恬甯甯，老爸無閒田裡的工課，阿母雖罔足勢管伊，毋過個兩個就像姊妹仔真有話講。

自彼改割香了後，二十冬來的西港割香我若有轉來庄跤，就會去公厝埕看陣頭，順繼和阿麗仔個阿母開講一下。

我念經懺悔迴向共阿麗仔會失禮，毋知阿麗仔是毋是真正有來過我的夢裡？抑是我家己的自我安慰？總是向望阿麗仔佇無仝的世界，伊的心內會當有寧靜佢平安。

這馬阿麗仔個母仔罔佇天頂相會、做伴，親像姊妹仔逐工開講。

國校的阿麗仔恬靜乖巧，熱戀的阿麗仔笑吻吻，夢中的阿麗仔溫和安詳。二十二歲的阿麗仔是拄開、恬恬的一蕊花，是一幅圖罔佇我的心肝仔底。

聽阿娘講阿麗仔個阿母雖罔是僥倖死，毋過有信和寺的牽成，閣序細會當門相共，就無像阿麗仔的後事遐清彩